

LIANHEGUOJIAOKEWENZUZHI
GUANYUBAOHU
YUYANYUWENHUADUOYANGXING
WENJIANHUIBIAN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关于保护
语言与文化多样性
文件汇编

范俊军 编译

民族出版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关于保护
语言与文化多样性
文件汇编

范俊军 编译
孙宏开 审订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语言与文化多样性文件汇编 / 范俊军编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6

ISBN 7-105-07788-3

I. 联… II. 范… III.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语言—保护—文件—汇编 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形式—多样性—保护—文件—汇编

IV. G1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7963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金若龙公司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170mm × 230mm 1/16 印张: 15 字数: 220 千字

印数: 5000 册 定价: 28.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二编室电话: 010-64228001; 发行部电话: 010-64211734)

目 录

Contents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国际母语日致辞	1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发言	3
跨越鸿沟：语言濒危与公众意识	7
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	30
行动计划建议书	54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草案）	59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79
第三届文化部长圆桌会议伊斯坦布尔宣言	95
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98
实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的行动计划要点	103

目 录

Contents

Director-General of the UNESCO's Speech	106
Crossing the Great Divide: Language Endangerment and Public Awareness	111
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	137
Recommendations for Action Plans	169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	175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202
Third Round Table of Ministers of Culture	224
UNESCO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228
Main Lines of an Action Pla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ESCO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e Diversity	235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国际 母语日致辞^①

松浦晃一郎

(2004 年 2 月 21 日)

这是我们连续第五年于 2 月 21 日庆祝国际母语日。我们这样为约 6000 种语言，也就是为大约 6000 种人类的天才创造举行庆典活动，它们各自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对世界的看法，表达严密的价值观念体系，因为语言确实是体现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一面镜子。

使这些语言（其中 95% 的语言仅为世界 4% 的人口所使用）能够继续与重要的国际媒介语言并存，这对世界上将近 200 个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但是，从文化多样性和人人有权接受高质量的教育角度考虑，促进从学校、幼儿教育开始就使用母语却是根本。最新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将母语和一种官方使用的民族语言结合进行教学，有助于学生获得更好的学习成绩和培养他们的认识和观察能力。这正是 2000 年世界教育论坛期间在达喀尔提出的第六项目标的精神，这次论坛提到有必要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确保人人都能学好母语，都能达到一定的标准。

我为大会数月前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提及语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感到高兴。我希望该《公约》能以自己的方式为保护语言多样性做出贡献。鉴于语言消失的速度之快（平均每月消失两种），

① 本文来自教科文网站，编者根据法文作了个别校订。

语言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已是刻不容缓。我特别想到了土著人民，为了使其特性得到尊重，为了保护其遗产，捍卫母语仍然是他们的主要诉求。

因此，在当今这样一个需要学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交流，但各自又必须保存会使用自己的语言作为终生具有的表达方式之能力的世界上，语言教学，尤其是母语教学比任何时候都来得重要。

每年，教科文组织在母语日之际都编写鼓励各会员国和准会员以应有的形式庆祝这个日子的文件。今年，我们出版了一本关于各会员国历年开展庆祝母语日活动的小册子，提供给希望学习其成功经验的会员国使用。我高兴地从小册子中看到，有这么多的事实表明母语日在各国引起了兴趣。

我希望 2004 年的母语日庆祝活动能够动员得更加广泛。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发言^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濒危语言国际专家会议

2003年3月10日，巴黎

松浦晃一郎

尊敬的各位专家，
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能够召开这次专家会议，欢迎各位光临教科文组织。首先，我对各位专家能使我有机会分享你们的知识和专长表示感谢，同时对教科文组织荷兰国家工作委员会协助、支持和共同举办这次专家会议表示敬意。

濒危语言问题，是保护世界语言多样性这一广泛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况且，在知识社会时代，有关文化多样性、语言与教育、通讯等问题所展开的广泛辩论中，语言多样性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因此，请允许我简要介绍一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注濒危语言问题方面的主要工作思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成员国把捍卫人类文化多样性作为本组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及其《行动计划要点》明确指出，人类语言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这个宣言已经于2001年11月在教科文组织大会上得到各成员国一致通过，它为我们认识语言与文化多样性关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照准则；而且《宣言》也确认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赖以依靠的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存在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在语言多样性问题中广泛的体现。

^① 本文由范俊军翻译，宫齐校订。

很明显，保护世界语言多样性，现在已经是而且将来也仍然是教科文组织全部职责中的重要工作。过去的这些年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文化部门一直直接参与并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濒危语言工作。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新的要求和各种新问题也随之出现。比如，教科文组织通讯与信息部门目前正在发起拟定一个实现网络空间语言多样化和广泛利用网络空间的决议草案，目的就在于促进在网络空间使用尽可能多的语言。

因此，对教科文组织来说，尽管对濒危语言的关注是在保护语言多样性这一大的直接背景下进行的，但是在这一背景下，对濒危语言的关注可以同教科文组织所有其他领域的职责结合起来。今天下午，各位将听到总干事文化助理博钦纳基先生的发言，正如他将要谈到的那样，教科文组织大约在 10 年前就开始认真考虑濒危语言问题。一个实际的成果就是教科文组织出版了《世界处在消亡危险中的语言地图集》（1996 年发布，2001 年更新），这个地图集引起了学者和新闻记者的广泛关注，已成为公众了解濒危语言问题的参考书。的确，在过去 10 年左右的时间里，濒危语言问题大大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不过，我们仍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想各位对此都十分清楚。

对教科文组织来说，确认、记录并建立濒危语言档案对于濒危语言的保护十分必要。但是，我们都十分清楚，要想为所有语言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创造最佳条件，这不大现实。很显然，语言的保护、推广和现代化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且只有相关语言族群将其祖语视作他们最重要的特性并因此有继续使用该语言的要求和愿望时，这些工作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女士们、先生们：

语言遗产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教科文组织的计划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被放在优先的地位。我想各位此刻还能想到上一届教科文组织大会之后提出的动议，目的是准备起草一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约。

在众多人类学和语言学高级专家的协助下，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进行了酝酿，该定义将语言，尤其是处在消亡危险中的传统语言，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 2001 年 2 月意大利的都灵会议，2002 年 1 月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会议，以及 2002 年 3~4 月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会议等几次专家会议的精神，形成了一个建议性的定义提交给 2002 年 9 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政府间专家会议。接下来，上个月在这里召开了第二届政府间专家会议（2003 年 2 月），会上就语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作用和地位展开了热烈辩论。我还必须提到的是，我们也得到了荷兰莱顿大学的大力支持，该校一批专家提供了用于阐释非物质文化的科学术语表。

在所有这些文件及许多成员国对第一个决议草案所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最近一次政府间专家会议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除此之外还涵盖“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媒介的语言”。

鉴于我们在其他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我已经决定在今年 6 月或 7 月再召集一次政府间的专家会议。届时我将根据第 31 届大会的建议，向明年 10 月第 32 届教科文组织大会提交一份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约草案初稿。

各位从我对筹备起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准则性文件过程的简单介绍中可以看出，语言问题是这份文件起草过程中涉及的主要问题之一，这一文件对于今后开展这项具体工作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女士们、先生们：

虽然有许多计划在全世界已经得到落实和正在落实，但是很明显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教科文组织也需要更新和强化它在保护濒危语言领域的作用，濒危语言的保护将从教科文组织促进文化多样性的行动中获得有力的支持。

我对此次研讨会寄予很高的期望，因为会议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杰

出语言学家和语言政策专家，以及一流学术机构和民间社会团体的代表。

教科文组织期望您的参与。我可以向各位保证，我们将以极大的兴趣听取您的报告和讨论，我们希望从您的见解和经验中受益。尤其是世界各地都面临语言濒危问题之际，我们热切希望听到您详细阐述具有建设性的和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也希望能够从您采取的办法及其动因中得到启示。最后，我们也对您关于语言濒危问题的定义及其缘由充满兴趣。

我希望诸位能够提出具体和实际的行动建议，这将有助于教科文组织明确其在濒危语言保护中的作用，并使教科文组织能够在今后对成员国为保护语言遗产所作的种种努力提供支持。我祝愿诸位在这些重要问题的思考方面取得成功。

最后，我还要提到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伙伴——发现通讯国际网络有限公司，该公司以宣传多样性为己任，并引导人们关注全世界的濒危语言。我建议，我们一道来了解在与发现通讯公司合作框架内所制定的协议第一部分的九项条款。不过，在这之前，我先请发现通讯国际网络有限公司副总裁莫里斯·巴罗先生说几句。

谢谢大家。

跨越鸿沟：语言濒危与公众意识^①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国际专家会议上的主题发言

(2003年3月10日，巴黎)

大卫·克里斯特尔

我们看来正处在应对濒危语言的历史转折关头，因而此次会议的召开是及时的。未来的语言学史专家必将把20世纪90年代视为变革的10年，正是这10年，使得语言危机成为学术和政治关注的前沿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自1990年以来，差不多是在10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了。那就是，当时已有不少颇有见地的文章和公开言论开始系统论及语言危机问题。特别要提到的是，1991年由美国语言学会举办的濒危语言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以及1992年在魁北克召开的国际语言学家大会上的发言。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出面，设立了濒危语言项目。到了1995年，开始出现像东京票据交换所、英国濒危语言基金会和美国濒危语言基金会这类机构。90年代中期，这方面的文章开始增多，其中包括在座一些专家的文章——既有争辩性文章（从好的意义上理解），也有描述性文章。论文集也开始面世。最早面向大众的出版物见于1997年，比如我本人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文明》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此后，直至世纪之交，我们发现，有关这个主题的富有阐释力的各种长篇综论，骤然猛增。就这方面而言，2000年和2001年可谓令人振奋，克劳德·哈格格、苏珊娜·罗曼妮、丹尼尔·奈托等人的三部概论性著作不期而遇同时问世。还有

① 本译文原刊《暨南学报》2006年第1期，收入本集子时编者作了一些订正。

我本人的著作，虽然视角不尽相同，但关注的焦点相同。

总之，在 90 年代的 10 年间，理论语言学界已经开始意识到问题正在趋于严重——至少是那些把现实语言作为其职业一部分，并一直对它满怀兴致的语言学家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论是悲观者的看法（认为 80% 的语言在本世纪内将灭绝），抑或乐观者的看法（认为 25% 的语言在本世纪内将灭绝），统计数据都令人震惊。有关正在发生的语言濒危状况的描述，以及在条件适宜时语言成功复兴情况的描述，都令人信服。随着描述性文献材料的大量增加，对语言的总体状况作出广泛而合理的评估已成为可能。我认为，我们现在都已经明白，至少大体上明白下面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答案：导致语言消亡的因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现在感受到了这场危机？需要什么条件才能使一种语言恢复活力？在此，对这些问题不再赘述。我希望这次会议将能够把其中大多数的基本思考作为定论确定下来。我们确有必要转向新的领域。正如这次会议提交的一些论文将要阐述的那样，我们明摆着还有许多经验性和程序性的工作要做，而且我们几乎还没有着手创立一门可称为“应用保护语言学”的工作——我指的是，通过这门学科，使我们在理论、描写以及方法上的最新成果应用于每一种具体的濒危语言。我们还没有确定一种具有类型学意义的介入方法和最佳实施办法来跟其他一些应用语言学领域相媲美，比如语言教学和话语病理学。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没有跨越这道“鸿沟”——学术研究者和普通大众之间对这些问题在认识上存在的巨大差距。

任何致力于濒危语言保护工作的人都会认为，实现这一最终目标将最为困难。整个生态保护运动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才使世人对濒危动植物问题的认识达到了现在的水平。比如，美国国家奥德朋鸟类保护协会成立于 1866 年。我们对鸟类的认识经历了将近 150 年！对于世界文化遗址的保护，自 1972 年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制订了一项十分成功的计划。在此之前的 1971 年成立了保护动物不受猎捕的“绿色和平”组织，1961 年设

立“世界野生动植物基金会”，1948年成立“世界保护联盟”。世界保护联盟用了30多年的时间才建立一套“世界保护策略”（1980），这些策略终于成为原则被写入联合国1991年《保护地球》的文件册子里。

与上述时间进度相比，在仅仅10年时间里，通过宣传所取得的语言学成果的确不同凡响。正由于为数不多的个人和机构付出了巨大努力，我们才得在如下三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我们知道，这三个方面是衡量濒危语言工作能否取得进展的必要标准。首先，我们有了被称为“由下而上”的关注——即语言族群自身必须有拯救自己语言的意识。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有许多记录材料反映如何在情感上维持人们的语言态度和引导他们的热情，以确保这种关注持续下去。在这方面，我们也确实从自己的过失中得到了教训。其次，必须有“由上至下”的关注：地方和国家政府必须对语言复兴的主张表示赞同，并且对正在进行的这项工作给予支持。“由上至下”的关注还包括得到诸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委员会等国际政治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对于营造一种良好的政治氛围能够起到关键的作用。有了这种氛围，在我们处境艰难的情况下，往往就能给政府和社会形成压力。我们只需对90年代所制订的政治宣言数量稍作回顾，就能认识到这方面所取得的伟大进展，比如1996年的《巴塞罗那宣言》。尽管这样，但现在看来，我们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语言人权宣言中明文规定的目标，仍然有一段距离。

如果没有第三个条件——资金，不管是从下而上还是由上至下的支持都显得不够。我们知道，在短期内实施一项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所需要的经费是很高的。当然，从长远来看，任何一项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稳定的多语政策，都能保证节省大笔资金——不说别的，起码可以避免因民众看到自己的语言认同遭受威胁而采取民间行为来捍卫自己及其前途所付出的巨大代价（通常包括生命和金钱）。但是，政策的启动是要花钱的。尽管我们知道这笔费用不是很大，但它却足以让政府部门退却，也足以使一些支持此项政策的组织机构（如濒危语言基金会）为寻求当前急需的、哪

怕是一小笔的捐助资金而费尽心思。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大力欢迎像大众汽车公司、李兹罗森基金会这类大机构资助的原因。10年前，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两个机构会帮助我们的事业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但问题仍然是，为什么没有更多这类机构参与？如果说，语言保护和生物保护在人们意识中同等重要的话，为什么在争取必要的资金提供方面，进展仍然微乎其微？2002年，世界保护联盟的预算是1.4亿瑞士法郎，天知道全世界还有多少个百万投入了支持生物保护项目。相比之下，语言保护项目所获得的支持简直微不足道。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认为，答案就在于迄今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以及严重程度的人依然很少，而且还有许许多多的普通大众需要我们去说服，使其相信语言状况现在已经成了问题。认为地球上只有一种语言才能保证人类相互理解并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人们仍然普遍相信《圣经》里的巴比通天塔神话。而且，在没有意识到语言危机的民众中，多数人还是这个世界舆论的主导者——如新闻记者、政治家、媒体从业者和实业家等。我不知道在思想界是否现在还有人不能理解世界生物生态危机，哪怕只是朦胧的认识；但相形之下，这些人中竟然只有极少部分对语言生态危机有所察觉。这就是成为本文主题的鸿沟：已知的我们与无所知的他们之间的鸿沟。这样的“他们”究竟有多大数目？前不久，为准备一个广播节目，我在大街上连续询问一些过路人是否知道世界上有许多语言正在消失。4人之中，只有1人说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知道），而其余3人对我的询问则不知所云。类似的调查在曼彻斯特大学也做过，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每年，我在向自己所在大学的一年级英语本科生反复强调这门学科时，都要问他们同样的问题。虽然近几年了解这一问题的学生有所增多，但结果仍然约为四分之一。可见，75%的人还不知道存在这一问题，而且在其余25%的人当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相信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把我们的观点灌输到他们中去呢？

当然，我们可以向他们宣讲，为他们写书，但我们却不要自欺欺人。即便是我们的此类学术著作卖光了一种，那也只能说是几千册。我们并不会如此天真地认为，《语言消亡》这类书会成为圣诞节必购物品单上的畅销品。学术教科书对于形成知识观点有重要作用，但不是跨越“鸿沟”的路径；如果我们匆忙把出版学术著作作为跨越鸿沟的手段，那肯定达不到目的。我们必须转换视角。事实上，有好些办法可以达到这一目标。但是，最重要的办法我们几乎还没有真正开始探究，自然也就不可能在制度层面上加以确立。因此，非常希望此次会议能够给人们指出一些正确的方向。这些方向如下：我认为有四种主要方法——即借助媒体、艺术、因特网和学校课程就我们的问题与公众进行沟通。限于时间，这里我着重阐述前两种方法，对后两种只作扼要说明。不过，要使公众对语言生态的认识提高到现有对生物生态认识的同等水平，对于任何系统的努力和尝试，这四种方法都是必要的。

就第一种方法而言，我们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我们正在争取得到媒体的支持。仅以我所在的英国而言，就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我相信，你们也肯定有自己国家的例子。不过，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过去的两三年中，有部分媒体所表现出来的对语言生态与日俱增的关注。例如，一些大众杂志和报纸上出现了好些这方面的文章，有的杂志还配上令人震惊的照片插图，如《文明》、《展望》、《国家地理》、《科学美国人》等，甚至连英国航空公司飞机上的杂志《上流社会》也都刊登此类文章。另外，广播电台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就我所知，在2000年和2001年两年里，英国广播公司两个主要纪录片频道——第3和第4频道，曾经就语言消亡主题专门制作了十多次广播节目——其中有一个4次半小时的系列报道（节目名为“失去的语言”）。其他地区的广播电台也对此表现出类似的关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一些电台都请我为他们做过节目，可能你们当中许多人也一样。相比之下，电视台对这类问题就没有多大兴趣。就我所知，从9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几家电视频道曾经就摄制语言消亡

专题纪录片或小型系列片问题有过 10 次提议，虽然其中 3 次已全部进入准备阶段——包括一次已完成文字脚本，并有一部分拍成了影片资料，但最终没有一次能够全部完成。惟一成功的例子是系列片《远去的巴比塔》中关于语言消亡的那部分内容。去年，这部片子在 50 多个国家播放，现在已经制作成数码视盘（由英国外交部的影片制作机构发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部片子叙述的却是英语如何成为一种世界语言。但是，制片人也很明智地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同一事物还有其相反的一面。也许你们当中有的出席过在日本召开的“京都会议”，当时影片公司就在现场拍摄过一些素材。

顺便提醒一下，我们不要对我们在电视上的失败感到太失望。我们不要忘记，世界上任何地方，从来不会有一下子就引起轰动的以语言为大众话题的电视系列片。当然，也有个别有关语言“性别魅力”（顺便指出，这是广播术语）方面的内容引起轰动，如：儿童语言学习、符号语言或语言障碍等；而且现在还有不少以个别语言为主题的系列片和电视节目。正如大家能够想到的，英语是最受关注的语言。80 年代出现的《英语的故事》是一部由大西洋两岸联手制作的长达 8 小时的巨片，而另一个 8 小时长的史诗片——《英语历险记》，用十分类似的方式讲述了同样的故事。该片目前在英国电视台只播出了一半。还有几部其他个别语言的片子也颇受关注。6 集连续片《威尔士语的故事》刚刚在伦敦广播公司的威尔士台制作完毕。据我了解，类似的语言电视片还有不少，如布列塔尼语、爱尔兰语，以及欧洲其他好些少数民族语言，还有关于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的某些土著语的电视片。这样的例子从你们自己国家中也能举出一些来。

不过，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创作动机完全出于狭隘的眼光。这些节目讲述语言濒危的故事，只是因为语言濒危状况正影响到这些个别的语言族群——如威尔士人、布列塔尼人或别的什么人。其中没有一个节目能好好退一步从总体上审视语言濒危状况。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是，有的电视节目把几种语言放在一起处理，如荷兰电视网 2001 年制作的一个电视节目，就注